

史学选译

1989

(总第15期)



目 录

论著选译

历史认识和历史意识·····	1
(译自〔苏〕《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隋淑芬 施建中译 王新校	
文艺复兴意味着什么·····	14
(译自〔英〕《意大利人文主义》导言)	
张绪山译 杨共乐校	
苏美中“三角”概念与世界政治中的新现实·····	21
(译自〔苏〕《美国——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	
张宏毅译 章景琪校	
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考察·····	40
(译自〔日〕《世界》)	
金相春编译	
北美殖民地时代的经济·····	50

(译自〔美〕《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

邵雁译 黄安年校

法国经济史中的1830年革命..... 87

(译自〔美〕《1830年的法国》)

邓伟云、冯巍译 王雪梅校

20—30年代苏联在培养中国党和革命干部方面的国际
主义援助..... 120

(译自〔苏〕《远东问题》)

王宗荣 史革新译 朱桂同校

词条选译

历史上的危机..... 135

(译自〔美〕《思想史词典》)

周尚意译 赵世瑜校

循环论..... 151

(译自〔美〕《思想史词典》)

陈凤姑译 杨共乐校

文献资料

奥托大帝和莱希之役..... 170

(译自《萨克森大事记》)

孔祥民 饶莹译 孔祥民校

卢特普兰德出使拜占廷..... 173

(译自〔英〕《中世纪欧洲史料集》)

饶莹译 孔祥民校

沃姆斯协定(1122年9月23日)..... 177

《译自〔英〕《中世纪欧洲史料集》》

秦远好译 孔祥民校

关于巴尔干在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文献和旧的
伪造文献..... 180

（译自〔苏〕《历史问题》）

隋淑芬 施建中译 王新校

美国国家全安委员会关于加强防御力量的报告..... 194

（译自《美国外交文件集》）

黄榕译 张宏毅校

史学研究
动态

俄国和苏联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所..... 213

（译自〔苏〕《远东的问题》）

史革新译 章景琪校

1918—1984年间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关于中国的
研究..... 237

（译自〔苏〕《远东问题》）史革新译 章景琪校

日本的近代化与东亚..... 246

（译自〔日〕田中正俊在北师大所作专题讲座）

张思译 金相春校

美、英、法、瑞典四国经济运行机制的政治结构基础..... 268

（J·罗杰斯·霍林斯沃思著）

周荣素、田坤路译 黄安年校

历史人物

美国近代名人小传.....	295
---------------	-----

(译自《简明美国传记词典》)

龚晓庄、王丽霞、李微华、游恒、黄安年等译 黄安年校

- 1 斯坦福, 利兰
- 2 兰利, 塞缪尔·皮尔庞特
- 3 威斯汀豪斯, 乔治
- 4 特斯拉, 尼古拉
- 5 赖特, 威尔伯
- 6 赖特, 奥维尔
- 7 刘易斯, 梅里韦瑟
- 8 李, 罗伯特·爱德华
- 9 洛奇, 亨利·卡波特
- 10 拉福莱特, 罗伯特·马里恩
- 11 朗, 休伊·皮尔斯
- 12 拉瓜迪亚, 菲奥雷洛·亨利

国外高校历史 教学与研究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介绍(1986—1987).....	320
------------------------------	-----

(译自〔美〕《斯坦福大学学报》)

蔡翔、于殿利译 郭小凌校

《中学世界历史辅导教材》出版.....	39
《二十世纪美国史》出版.....	49
《中国现代化的比较》在日本出版.....	172
《法国大革命探新》即将出版.....	176
历史系内部出版《专业必修课教学大纲》.....	193
《史学选译》征订启事.....	259, 169

历史认识和历史意识

历史认识的社会功能决定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其中，形成历史意识是历史认识的重要功能之一。历史意识是整个社会及构成该社会的个别群体所固有的关于自己及整个人类历史的观念的总和。每一个民族的和社会的共同性都属于历史观念的某个部分，它首先包括对自身起源、自己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活动、对它们和其他共同性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关系的认识。历史知识是这些观念的必要前提，这就决定了历史认识的社会意义。

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解释），历史意识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在世代历史学家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认识”、“知识”和“意识”三个概念中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科学把认识作为按其本性来说是认识真理的无限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在人的受社会制约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展开。知识是受社会历史实践检验的认识活动的结果，它以观念、概念、范畴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地反映客观现实。而知识又构成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式。

承认历史认识的独立性，承认它能够达到对自己对象的

客观真理性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带有相对性的知识以自己的总和,反映人以其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的才智在接近绝对真理过程中永恒的前进运动,在社会现实的决定性影响下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不仅增加和丰富了历史科学的事实基础,而且还从理论上改造和丰富了它的一整套方法论,因而它对形成历史意识的作用扩大了。历史科学越成熟,它的概念结构越完善,概念结构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对象越接近,那么,建立在历史科学获得的知识基础上的历史意识便越科学。历史认识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建立了历史意识的认识论基础,这里指的是相应不发达的前科学的历史意识,在承认反作用的多种形式的同时,我们强调,在“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关系中,第一个范畴是基本的。

的确,在哲学书籍中有另外一种观点。例如,A·N·拉基托夫认为,“社会意识的长期进化发生在历史认识之前,这种认识是社会意识的一个局部、方面、阶段”。作者从进一步推论中得到的结论上溯到太古时代,因为在公元前4—5世纪,作为一个阶段,在自发的历史意识范围内,历史认识分化和独立为特殊职业的理性活动的特征就具备了。但是,甚至在不发达的社会里,历史意识也是建立在某种历史知识的总和的基础上。为使某些关于历史的观念进入社会历史意识,它们首先应该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否为个人专业活动的产物,或者是镌刻在古代史诗中的集体的历史创作的成果,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形成了古代人的世界观和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如现在科学所证实的,甚至在历史意识的“个性前”阶段,这些观念也绝不完全是虚幻的。例如,在古希腊史诗或者冰岛的古事记中,与

荒诞的题材并存的，人们知道，还包含着非常真实的历史事件的有关内容。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知识变得越来越准确了，认识历史的方法日臻完善，但是，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从太古时代起，在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的关系方面，前者就是第一性的，它构成了形成历史意识的一些观念。

同样，历史意识是社会意识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历史学是社会意识的有机部分。在其重要组成部分中，社会意识以历史根据为自己的立足点，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只有了解自己的历史和自己在人类发展的全部过程中的地位，它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从总和上构成社会意识的所有成分——观点、思想、政治理论和其他理论等等——都是符合历史主义精神的，只有借助于历史的方法，才能认识它们，这种方法就是把现象放在它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来认识。因而，不仅社会意识的形成、而且研究社会意识，也要依靠历史。

由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态的辩证统一，在力求清楚地理解现在和预见未来的社会理论中，必然首先注重研究历史(和它的价值)。某种对历史的态度，以最直接的形式反映在现代的思想体系中，构成社会意识的各种现代观念，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与历史存在着联系。历史遗产是社会意识的有机成分。因而，历史认识和历史意识的关系问题，同历史科学的社会意义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这种社会意义最终由它对形成历史意识、同时还有形成社会意识的贡献来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重要原理——在整个历史的和逻辑的结构中，历史认识先于历史意识。

按其本性来说，历史认识和历史意识的范畴是有阶级性的，故而阶级分析的方法始终是必要的。

因此，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一种民族文化中存在两种文化的著名原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个原理的内容含义很广，它是阐明阶级对抗社会中历史意识问题的出发点。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在现在和将来追求不同的目标，对所有构成这个社会的社会群体来说，社会不可能从一种相同的观点来观察自己的历史，每一个阶级都按照自己在现实中的地位，从历史中吸收一定的历史观念，以其总和构成它的历史意识。

例如，工人阶级对革命传统的认识和理解是其历史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写道，“沙皇的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正在使我们美丽的祖国遭受暴力、压迫和屈辱，对于这些，我们比所有的人看到和感受到的都多。”当时他强调，俄国的无产者感到自豪的是，“这些暴力唤醒了我们这些人，唤起了伟大的俄罗斯人的反抗，他们造就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1905年俄罗斯工人阶级建立了强大的人民革命政党，同时，俄罗斯农民开始变成民主主义者，开始摆脱神父和地主”^①，这样，他就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意识”这个概念的内涵。

甚至构成一定民族统一性的敌对阶级的历史意识在吸收同一些观念时，不同的阶级也常常按照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评价这些观念。例如，17—18世纪的农民战争，在整个俄国社会的意识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名字永远铭刻在社会各阶层的历史记忆中。但是，很显然，在农民的历史意识中，这些名字很早就作为以他们为化身的事件，农民按照不同于贵族意识的方式称呼这些名字。在农民那里，他们是人民英雄和人民的保护者、他们是劳动群众仇恨自己

的压迫者、渴望社会解放的象征。在贵族那里，他们被视为破坏了国家和生活的神圣基础的恶人，他们曾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统治阶级灭亡的危险。

虽然历史意识这个范畴具有阶级性，但是，就其内容来说，它不是某种一劳永逸、永恒不变的尺度，相反，它本身具有历史性，它的演进是与发生在某个阶级和整个社会方面的进步同时进行的。资产阶级历史意识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个阶级的世界观和它的历史状况发生的重要变化，对其历史意识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大概，对革命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是最明显的，当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要求政治统治权时，它推崇历史上的革命传统，现代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则具有好战和反革命的性质。

历史意识具有复杂的结构。这就象日常意识和科学意识存在着差别一样，日常意识是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科学意识是了解宇宙的最高形式。应当区分日常的历史意识和科学的历史意识。人与历史接触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与历史意识的一定阶段相一致。无论谁也无法回避与历史的直接接触，可以作为第一个阶段的特点，尽管人们并非始终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接触，这是历史意识的初级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历史意识是每个人所固有的，不依赖于他的修养和所受的教育，表现在模糊的、用激情渲染过的历史回忆中，得到这些回忆是由于接触历史遗迹、历史符号，通过文艺、电影、戏剧、广播电视、音乐和绘画艺术作品等等，还借助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在这个层次上，历史意识不包括历史过程的系统认识，构成它的历史观念是杂乱的、片断不全的，而且常常是主观的。它们通常具有鲜明和强烈的

历史感受的特点，这与大艺术家的天才和激情作用的巨大力量所唤起的感受特别有关，只要回忆一下普希金的天才塑造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形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历史意识的第二个层次，由个人的历史知识构成，这种历史知识总和历史观念的某种体系，这些观念可以建立在对某些历史事件比较完全的认识之上。但是，只有在历史意识的第三个层次，即最高层次上，才能在规律的水平上，从理论上比较全面地把握历史。历史经验被改造为科学的世界观，它再现了历史的形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动力、它的基本阶段和规律性的某种完全科学的认识。只有在这时，才谈得上科学的历史意识，它能够解释清楚充满复杂和对立的人类历史，解释清楚体现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全部具体的历史现象。

历史意识的各个层次都以历史科学所获得的历史知识的一定范围为基础，在第一个层次上，对一些个别历史事件的最一般的、模糊的认识，是从艺术作品、电影和其他类似的来源中获得的，它以历史科学的材料为依据，是渗入广大群众意识中的历史研究成果。例如，普希金对鲍里斯·戈东诺夫形象的处理，对很多代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渗透到俄国人民的历史意识中。但是，这里不应当忘记，普希金本人对戈东诺夫的评价，特别是他对皇太子季米特里之死的态度，都依赖于H·M·卡拉姆津在《俄罗斯国家史》一书中发挥的基本思想，正如诗人本人所承认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的著名悲剧的构思就形成了。

历史意识的层次越高，历史科学在历史意识形成中的作用越重要，并且，这种作用不局限于仅仅说明和解释历史事

实，把这些事实通俗化和系统化同样是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历史科学使自己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结论面向广大群众，有针对性地影响他们的历史意识的形成，这种影响通过政论、通俗文学和文艺作品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对形成历史意识起主要作用的正是史学工作者——从研究人员到中学教师。

在形成科学的历史意识中，历史科学的作用尤其重要，历史意识是以有关整个社会历史的系统的科学知识为前提的，只有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将来的趋势，而对规律性和趋势的掌握是科学的历史意识的基础。只有掌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因而，社会主义历史意识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上才是真正科学的。

众所周知，培养社会主义意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特别关注的课题，社会主义意识不能自发地产生，它只能从外面向工人阶级灌输，它是从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的理论中产生、并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创立的，这一列宁主义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不仅把它用于建立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理论，而且把历史知识普及到广大劳动群众中，首先是普及到工人阶级中。

由于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列宁特别强调学习这个斗争史的必要性，他写道：“像伊万·涅波姆尼亚希那样对待自己的运动史的人就不可能是一个有觉悟的工人。”②这一列宁主义原理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对群众进行历史教育的原则性态度。他们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认为必须使劳动人

民掌握历史知识，把这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条件。他们个人具体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在这些研究中，历史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手段，是形成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事实材料。

让我们援引恩格斯有关德国农民历史的著名著作作为例子。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出现的反动派嚣张时期，恩格斯发表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阐明了下列观点：“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少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他接着表述了这本书的明确目的：“斗争已经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现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是很合时宜的。”③该书完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恩格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第一次欧洲革命的一批英雄和殉难者，再现了德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清晰图景，从而揭示了他们蕴含着更大的革命潜力。它的书成为培养德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培养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重要材料。恩格斯在“农民战争”再版序言中论证的正是事情的这方面有什么意义，序言把书的论题范围与上一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现实问题直接结合起来，在国际革命运动的中心转向德国的情况下，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员的首要任务是具备社会主义意识，并把这种意识普及到工人群众中。恩格斯认为在五年期间两次重版自己的书是很必要的，这就证明在这件事上历

史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用历史上的革命传统培养德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意识，他把这视为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必前提条件。

在培养德国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方面，恩格斯使历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他描写德国公社命运的著名著作《马尔克》起了特别大的作用。“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他强调——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④这篇著作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的附录在1882年首次发表，在10年以后的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明确指出：“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若干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基本知识而写的，当这个党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已经有完成的希望，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需要着手进行的时候，这就显得尤其必要了。”⑤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工作以其相应的历史教育为前提，上述著作作为历史教育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在名为《德国农民。过去怎样？现在怎样？可能怎样？》的单行本中，恩格斯指出必须以新的方式恢复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以此结束了自己的研究。他补充说：“如何作到这一点呢？你们仔细想想吧，德国农民，只有社会民主党员能够帮助你们！”⑥对农民进行历史教育和使他们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就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对历史认识成果作适当的解释，它们便可以成为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因素，对精神生活的很多领域产生多种形式的作用。但是历史认识的社会作用不局限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原理是很著名的，“人的意识——列宁强调——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

⑦人正确地认识周围世界，这有助于对它进行有计划的改造和革命的变革。当然，创造性变革的功能有效率直接依赖于反映客观现实的深度，它决定构成社会意识范畴的全部科学认识形式的社会的意义。

历史是人类的千年遗产，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智慧，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现在，而且还预示着它在将来的变革道路，所以历史在古代就有：“生活导师”的荣誉称号，它通过自己伟大的代表人物希望从历史中吸取那些应当成为现在实践变革活动基础的教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站在各种不同阶级立场、持不同思想观念的历史学家们，他们曾经以自己科学的工具为实现某些政治口号进行过积极的奋斗。历史知识由于构成某些阶级的历史意识，因而成为按照这些阶级的利益变革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武器。

我们将援引历史上处于“黄金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经历、直接和有效地影响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这在历史编纂学的其它成果中格外引人注目。回忆一下复辟时代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为了建立自己阶级的政治统治所取得的成就，便足以说明问题了。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A·托克维尔提出一个口号：“全新的社会需要新的政治科学”，它反映了19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要求历史科学参与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

可见，上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思想清楚地意识到，作为有目的的变革活动的前提，为政治建立科学的基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内，这

个目标无法实现。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和阶级局限性使得它想科学地领导社会的奢望破产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世界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明，其思想家和政治家无法维持住资本主义体系，预先阻止它的革命变革。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为历史意识实现其全部可能性，包括预见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提供了现实的前提。社会科学成为引导社会发展的科学基础，历史学在这个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有立足于它提供的材料、借助于它的方法，才可能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确立政治的科学基础。

知识同样反映了重要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由于历史意识以此为基础，因此它能够成为有计划地依据科学原理变革现实的因素，在制定政策时，任何轻视、尤其是忽视历史经验的作法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只有把一定的社会现象置于共同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够发现它发展的现实趋势、深入揭示其本质、明确其历史前景。把现在置于历史的范围内，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现象之间的多种联系和中介，认识到这些现象的发展特点和发展方向。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活动是应用这种方法的范例。“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恩格斯写道——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早期的哲学学说都更重视历史。”^⑧确实，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处处都渗透着历史，他们的一些最重要的结论是立足于历史资料的，同时历史知识转变的革命变革活动。历史意识就这样成为革命活动的前提条件。

在现代两种体系激烈对抗的条件下，历史的作用越来越大，历史意识的领地成了人们进行思想和精神斗争的舞台，历史的形象成为在现实中提出有价值的观点的有效工具。在

这里,现在不仅与过去,而且与将来有关,将来成为了解和评价其他时代状况所必要的前景,这样,历史意识把现在置于共同的历史长河中,体现了它与过去和将来的联系,因而一些最重要的世界观问题成为它的领地,这些问题与理解社会发展的内容和趋势联系在一起,最终转化为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历史的将来属于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因此在当代的资产阶级文献中对历史意识范畴的兴趣在持续增长,这不是偶然的。近十年来对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的关系问题在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中展开了特别广泛的讨论,这可能会使现代资产阶级的各种史学思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出现共同的倾向。

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著者首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领域内历史认识和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所体现的不协调,“如果广大听众、读者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收益、或者几乎没有任何收益,那么任何科学的对待历史的态度都毫无政治效果。”在第32届西德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1978年10月),当时的总理施密特在自己的发言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联邦德国“缺乏历史意识”,^[1]与此相联系,存在着西德人变成不能发展壮大的民族的现实危险,他把这个“政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的责任寄予历史科学,用他的话说,从19世纪中期起,历史科学就具有精华的性质。

应当承认,由于这种评论立足于坚实基础,因而不是空泛的。近年来,在联邦德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界,人们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提高历史编纂学的社会效益,首先是形成资产阶级的德国民族历史意识,同时,在对青年进行政治教育时,非常明确地强调历史的作用。因此历史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学